

王雲五主編。

特

號

慾望之河

著 清 大 林
譯 琳 琳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琳琳譯
大林清著

慾望之河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舊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，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韶光荏苒，今距本文庫創刊時恰滿三年，出版書號已達一一一〇，冊數多至七百三十，間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深覺可惜。幾經考慮，決自本年七月，即創刊第四年之日開始，於原有單號及雙號之外，新增特號一種，凡每冊自三百五十面至五百五十面者，一律作爲特號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維持定價一律之原則，當爲讀書界所樂聞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雲五識

收 票 員

差不多祇剩下兩、三個空位的都營公共汽車，正慢條斯理的震動着車體走下三宅坂。

這一帶，過去戰前有一個法國詩人波羅。達爾遊歷日本的時候曾說過是東京第一風景區。

這裡有數百年歷史的皇宮的石頭牆，在上面露出蒼色的松樹，濠溝裡……浮游着青藻，這邊是充分的日本風物，而在對面却有丸內高層建築，像蜃樓似的挨立並排着。

友子剪好車票正要交給客人的時候，車子忽然的來個緊急剎車。她是背對着行進方向，因此沒有防備的向後面仰了一下；要不是趕緊抓住吊皮帶，顯然她會跌了一跤；但她還是撞到別人。

「對不起」。她趕快對客人陪罪說，可是，看看腳邊，一條新的花邊手帕踏在鞋底下了。

「噯唷！」她彎下腰撿起來。「對不起。」繼續向那手帕的主人點個頭，然而，對方却把面孔別開了，從這位穿着華服和提的手袋看起來，她很像富裕人家的小姐或太太。

「噯，這一條手帕不是你的嗎？」

那位女客人這時直直的盯住她，冷淡的眼光中含有輕視和憤怒。

「是我的！」女客人說。

「對不起的很，我把它弄髒了……」友子撿起來的時候馬上抖一下，可是已留下鞋後跟的印子。

「這髒東西，我不要啦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你想，你踩過的手帕我還能用嗎？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友子想——這是意外發生的事情纔會撞到別人，踏壞了手帕，她怎麼說的那樣難聽，但幹了一年的收票員，已碰到不少的不通情理的客人，所以她仍是馴良的求饒着。

「太不應該了。」女客人說着，生氣的別開了面孔。

友子怔怔的盯住她那搖動的珍珠耳環，到底感到一種難受了。

「那麼怎麼辦纔好呢？」

「我不是說過不要了嗎，你怎麼聽不懂啊。」

「你這麼說，我很爲難的。」

車子繼續在行進，乘客們的視線都集中在她們兩個人身上。

「你撿起了，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不就好了。」

「我不知道是你的東西沒關係，但現在我不能這樣做。」

「你說話那麼驕傲。」女客人很不高興的說着，看看車門口的服勤員的名牌：「你叫國崎友子嗎？我要把你記下來。」

「把手帕收下來吧，收下來吧！」坐在對面，剛剛在打瞌睡的一個職工模樣的男人，帶有一點酒氣的叫着。

女客人把細細的眉毛吊起來，恨透了似的瞪一下對方，突的搶了友子手裡的手帕丟向車窗外，同時自己也站起來。

車子減下速度，正走近下一站的候車亭，其他還有兩個客人也站起來了。

「哼！多傲慢的女人啊。」剛纔那個說話的職工模樣的客人又在嘟囔着，同時還在徵求大家的同意似的看看車內，可是，誰都在假裝不知道不想管閒事。

當女客要踏下車門的時候，友子發現自己還沒有收回車票。

「喂，請交回車票啊。」

對方大概在憤慨吧，連買車票都忘記了。

「我不愉快，所以要下車，這樣也要車票嗎？」

「嗯，對不起，這是我們的規定……」

「哼，我是要到銀座而在中途下車的，你給我記得啊，我再不坐公共汽車了。」

友子想：如果她再嘮嘮叨叨的話，就準備自己掏腰包，但是，對方却從皮包裡抓了一張一百元紙幣凶暴的推給她。

「你沒有零錢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也剛好零錢找完了……如果不嫌冒失的話，我替你代付好了。」友子正把壹百元紙幣退回的時候，對方則把她的手刻薄的推開去。

「哼！算了吧，誰要收票員來代付車費啊。」說着大踏步的走了。

「啊！喂，你這樣我很爲難啊……」友子知道這對等待開車的客人是不好的，可是她又不得不跳下車去追那位女客。

「車費不要緊啊，你把錢拿回去好嗎！」然而，當友子還沒有追上時，女客人已經叫輛計程車乘上走了。

友子的手剛接近車門的時候，車子正開走了，那位女客頭也不回一下，像貴婦人一樣的把脖子直直的向前看着。

友子神情恍惚的在盯視一會，結果沒有辦法，祇好回到車上來。

「抱歉，讓各位等久了……開車！」友子說着，站在車門口，靠在支柱邊，這時感到有一種忍受不了的懊惱在心中湧起。

「收票小姐，你不要理她。」坐在友子的後面的客人對她說：「那種女人啊，儘管打扮的好看，穿的好，也沒有用的，裡面是空空的，和你在流汗工作着的人比起來，她簡直是廢物。是廢物啊，哈哈哈……。」

友子假裝沒有聽見，可是，仍禁不住眼圈在發熱。

車子越過日比谷的交叉點，再離開鬧區的燥音圈往華美的大厦山谷間行走。

都營公共汽車收票員的勤務並不像普通公司的辦事人員，幾點到幾點工作都無一定，她們是當早班的收票員到下午二點就下了班，晚班的收票員則要到末班收車以後纔可以下班。

友子這天下了班，在收款處交回剩餘的車票和票款，再把皮包放進有名牌的架子上，然後和往常一樣鬆下一口氣，幾乎是完成一件有責任的事情的心情似的，再到營業所裡的女子浴室去。

洗浴是下班前必要的一件事情，因為要在脫衣處接受檢查，看看有無舞弊情事。

剛好查完倆個收票員，檢查員松谷廣子站在那裡。

「拜托拜托。」友子對那倔怪的老處女松谷點點頭說就走到脫衣處。

松谷毫無表情的搜索着友子的口袋，掏出手帕和國電的定期票，以及粉盒等等東西。左邊搜索完了，再插進右邊的口袋的時候，松谷的面孔板起來。

「這是甚麼？……」

友子看到松谷手指頭抓住的東西，不由的「啊！」的一聲叫出來。

那是一張壹百元紙幣。

「這是甚麼，這個……」松谷凶狠的表情在捏着紙幣說。

友子的顏色變了，在勤務中的收票員是一塊錢都不能保留的，凡是與車票對照有了剩餘的金

錢都要蒙受嫌疑，何況是從口袋裡查出了現金來，更是犯罪的證據了。

「對不起，我忘記了。」友子發抖的聲音說。

「你不是今天昨天纔來的收票員吧，你想說忘記了就可以算數嗎？」松豆灰色的嘴唇，毫無慈悲的歪着說。

這張壹百元紙幣是被友子踩到手帕而生氣走了的女客人的，本來打算在繳款時對管理員說明的，因為放在口袋裡就不知不覺的忘記了。

「這有原因啊，中午在三宅坂的地方……」

「要解說去對股長講吧，快一點脫衣服。」松谷幾乎是在對罪人的態度。

友子心裡明白，這個地方和她辯說是不利的，她忍受着屈辱脫掉紺色的制服。

松谷小心的檢查過了口袋以後還挈着倒轉抖一抖，然後冷酷的命令說：「襪子脫下來，還有內衣也要……」

不用說，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好抖出來了，但是，老處女看到個子高高的友子用手在掩住兩隻大大的乳房時，她那跟在殘忍的發亮的眼睛之後的手伸過來……

「你要幹甚麼！」友子嚴厲的叫着，趕快推開松谷正要對她拉掉最後一件下衣的手。

「這是公務，你想反抗嗎？」

「太過分啊！」友子氣急敗壞的在喘着，並緊緊地靠攏膝蓋在戰慄。

松谷在鼻孔冷笑着，總算是把手縮回去了。

「那麼，你自己脫掉吧。」

「你不要那麼侮辱人好不好！」

因為倆個人的聲音升高起來，所以在沐浴的同事們都打開一點玻璃門在偷看。

「侮辱？我並沒有侮辱你啊，因為你有事實嘛，所以我纔要澈底檢查啊，自己做了羞恥的事情，讓同性看看身體這有甚麼羞恥。」

「我要對股長說明事實與原委，你去報告他關於錢的事情好了。」友子趕快撿起在腳邊的內衣。

「是嗎，那麼你反對檢查的事情也說出來就是了，你啊，平常就掛着收票員之花在出風頭，人家說面孔最漂亮的女人心最黑，這的確不錯。」松谷操着附近縣屬的口音說，氣勢汹汹的打開門衝到走廊上去了。

友子不明白自己爲甚麼要受到松谷的憎恨，當她低着頭要穿內衣的時候，眼淚靠着鼻梁一滴一滴的掉下來。

但是，她反省自己沒有一點該慚愧的地方，她覺得有自信說明一切，而得到上級的了解，穿好制服，一邊想着，走上二樓股長的地方來。

股長橋爪的辦公桌子前，松谷廣子早已站在那裡指手畫脚的報告了，看到友子走進來的時候

，趕快讓開一步，似乎想看看你有甚麼好理由可說的樣子。

橋爪臉上顯有難色的在等友子走近他的桌子跟前。

「你知道我們的規則吧？」

「我知道；」友子已經挽回鎮靜，她不背着臉說。

「爲甚麼你身上有壹百元的現款呢？」

「是客人的，我沒零錢找給他，我想還給她，剛追過去的時候，她已經坐計程車走了，本來要在繳款的時候就說明的，因爲不知不覺的把它忘記了。……」

「這不是奇怪嗎，收票員應該是沒有賞錢的啊，大概也沒有客人說不要找錢的吧，恐怕是你忘記給人家，或是對方忘記了的吧。」

溫厚的股長幾乎在幫友子說，可是友子不願意撒謊。

「不是的……」友子迫不及待的說出當時的一切來。

橋爪點點頭在聽友子順序的說明，可是聽到友子把壹百紙幣另外裝在一個口袋裡的時候，却把鉛筆用力拍在桌子上說：

「當時，你沒有剪票嗎？」

友子心裡一驚，這時她纔發覺自己的不留情，簡直一點也沒有注意到，就是因爲沒有剪票所以繳款的時候一對錢就符合了。

「沒有剪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一時疏忽了。」

這是重大的過失了，爲了監視收票對員票款是否相當於車票，因此局裡有便衣稽查員派在各路線上查察。

「太糟糕了，我要相信你的解說也沒有根據，如果沒有零錢找也該問問客人的地址纔對啊，這點事情你不是不明白吧。」

「我想當時自己是在昏頭昏惱之中。」

「第一你自己反駁客人就是錯誤了，指導員辛辛苦苦講酸了嘴，教你們服務客人是爲甚麼嗎。」起初在同情她的橋爪態度也慢慢的硬化起來。

友子低着頭，她想還有甚麼好說呢，無論怎麼對他說明當時的情形和心理的動機，結果他還是用有關規則的範疇來箝制她。

橋爪好像在思索甚麼似的，用鉛筆在叩敲着桌子，可是突然把鉛筆扔掉說：「你斷定沒有做出不正當的事是嗎。」他說完使身子靠在椅子上。

友子抬起頭來，眼淚汪汪的盯住橋爪，連要回答他都感到非常懊惱。

「但是，這不能不當一個問題，假如你自己發覺而在繳款時都要寫報告書，雖則你平常的評判很好，也不能秘密就算了，結果要怎麼樣，就得看上級人員開會決定如何了，我先對你說，好有個準備，好了，今天沒有事了。」

松谷幾乎得勝了似的抬着眼皮看看友子。

友子不知道是怎麼走出辦公室的，當她有知覺的時候，已經橫過露天的車庫來到營業所的圍牆外邊。

「阿友。」

後面有人在叫她，是一個司機，名叫津村，他大步的追過來說：「我聽人家說，你被松谷那個女人欺負了是嗎，要人家脫下衣檢查是基本的人權受了侵害，根本就不應該有甚麼檢查員，把我們當小偷一樣的，祇是那壹百塊錢的事，誰要去侵吞它呢，簡直是笑話。」津村看看友子不做聲，他還有工作似的，拍拍友子的肩頭又說：「如果你被開革的話，看看我們，決不答應的，所以你放心好了。」

津村是近半個月前，突然向友子求婚的男人。

狐 狸

悅子聽說日本舞蹈是二點開始到下午八點止，所以她先在銀座吃了飯，差不多天黑了纔到日比谷公會堂的會場來。

悅子本來對日本舞蹈就沒有多大的興趣，如果是音樂會或是芭蕾舞，不管是懂也好不懂也好，祇當做生活的一種附屬品去參加，如果是演劇和舞蹈或是日本古典的東西她打從心裡就瞧不起它。

但是，今天的表演有表妹由美子來參加的關係，是母親拜托她做代表來的，因為姨夫嬌生慣養的由美子要出場，爲了姨夫的面子關係不得不來一下。

公會堂的入口掛着『名流舞蹈大會』特大號的金字招牌和擺了好多花籃。

由美子可以參加名流舞蹈大會，這可以說是做參議員的父親園生益三的面字。

舞臺上正在開始『道成寺』的時候，大概這就是純舞蹈吧，沒有一點裝配，不過，背景倒有一個很大的金色屏風，由美子穿着白的像繪成似的淡墨的衣裳在舞蹈。

悅子正要坐下去的時候，膀子忽然被鄰座的人碰一下。

「你！」

「噓！」對方用指頭壓着嘴唇，眼睛示意到外邊去，他是正在和由美子談親的門馬恭雄。

悅子假裝不知道的樣子來到走廊。

「你怎麼這樣晚纔來。」恭雄浮着淺淺的微笑說。

「你不在那裡看，不行的呀。」

「可是，我已經坐的悶死了呀，你來了我才感到回生了。」

新宿的附近還是郊外的時候，那地方的大地主由於都市計劃的實施，現在却從營建中變了富戶，門馬家因此到現在還是有錢人家，長子恭雄名義上是在幫忙家業，其實他是遊手好閒的人，玩的一面是頭頭是道，打高爾夫更是名手，和由美子還沒有談親以前與悅子是高爾夫球的朋友。

「姨夫來了。」

「就是還沒來呀，我想他會來，所以我很早就來了，最要緊的由美子已在舞蹈了，還不見人來，當議員大概總是這麼忙的吧。」

「我看沒有這回事吧。」

這裡和劇院不同，兩個人走到殺風景的吹着夜風的走廊的窗戶邊來，這裡沒有一個人。

「甚麼時候結婚？」

「還沒有決定，我看有一點麻煩。」恭雄掏出「富士」煙給悅子一支，按燃打火機說。

「誰？」

「我啦。」

「亂講，是你自己在着急嘛。」

「不要開玩笑好不好，我還沒有那麼需要女人。」

「那當然，你對玩的方面，的確是個老手啊，可是，對方是一個斯斯文文的純日本趣味的小姐嘛，與別的小姐有點不一樣囉？」悅子和恭雄談笑的時候，似乎如魚得水的那般快樂，雖是一個男人一個女人，可是，他們是同一典型的人物，所以很談的來。

「沒有這回事啊。」

「和一個洋娃娃一樣的女人結了婚，我想你馬上就會膩了。」

「不，做太太的還是這種人比較好，玩當然是另外找人比較好，例如像你這樣的人更好了。」

「哼，不要亂說！我也快要結婚了呀。」

「是嗎，那位做先生的一定會受不了的。」

「用不着你耽心啊，無論怎樣都不會和你結婚的。」

「哈哈，好吧，我們還是當玩樂的對象吧，晚上，我們到那裡去好嗎？」

「不行不行，晚上你要陪由美子小姐啊。」悅子對恭雄簡直是同種族的一對兒，自己一向就沒有感到他有男性的魅力，如此一個對方，和他一起玩也沒有甚麼意思，但是對於由美子把恭雄征服，感到有一種奇妙的興趣，因為由美子和自己的一切興趣與性格都不同，她想由美子能做恭雄這樣的花花公子的太太而會感到愉快，一定另有特殊的主因。

「陪陪她？我不幹，累死我啦。」

「誰知道，說實在的，像你這種花花公子被那種純真的女人一征服了定感到很快樂是嗎？」

「我沒有辦法回答你，因為我不是花花公子。」

「哼，誰信你說的。」悅子報復恭雄似的點一下他的脅肋。

「對了，我老早就想見你，要問一件事情……」恭雄忽然認真的說：「我家會托徵信所去調查園生家，結果發現一個奇怪的事情來，園生益三除了由美子小姐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孩子嗎？」